

盐

掬起一把清凉的盐水，它们飞快地从指间流逝掉，带着宁河古镇曾经的灿烂与辉煌，带着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故事，消逝无踪。只有这上天恩赐的盐泉，依然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地流淌着……

谭竹
著

殇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盐荒

谭竹／著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盐骚 / 谭竹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7.1
ISBN 978-7-5366-8324-2

I.盐... II.谭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5844 号

盐 骚

YAN SAO

谭 竹 著

出 版 人:罗小卫
责任编辑:杨希之 江 萍
责任校对:郑小石
版式设计:曹 颖
封面设计:华 燕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680mm×1 000mm 1/16 印张:16.75 字数:263 千
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1~4 000 册
定价: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023-68809955 转 800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内 容 简 介

《盐骚》是以重庆三峡巫溪的一个古镇为原型而创作的长篇小说。该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活的人物及讲述了他们的传奇故事。大盐灶老板杨延光在洪水中受灾而衰落，强娶的民女蒲青莲因他陷害自己的情人，而放火烧掉宅子，给予他重创。船工常福生拉纤为生，爱唱船工号子，和妻女艰难维生，却始终乐观向上，最后在过险滩时被江水吞没。大盐商沈玉林风流倜傥，以玩笑般的三个打赌娶得盐灶老板赵源清的女儿赵云珠，使得赵源清与原本定亲的另一个盐灶老板张天禄反目成仇，其间还穿插了沈玉林与青楼女子银红的感情纠葛等。

小说在讲述人物命运的同时，穿插神话传说，展示神秘的巴文化；描述三峡美丽的自然景观，重现盐工、船工的工作、生活场面，以及他们的爱恨情仇，与自然灾害和命运的抗争，体现了他们身上勤劳、勇敢、坚忍等巴人所具有的美好品质。



作者简介

谭竹，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重庆文学院首届创作者，重庆作家协会委员、重庆散文学会理事，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班学员。做过图书管理员、编辑、记者。出版长篇小说《云顶寨》《少女日记》《聊也难受不聊也难受》《永远爱你》《见也难受不见也难受》《因风念舞衣》等，散文集《看着我的眼睛》，图文书《中华绝活手艺》等。

个人网站: yeer.8bbs.cn

116 133 122 112 161 696 682 671 665 653 648 642 635 629 619 616 661

-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
绝食 鬼节 情定万顷池 智斗扳算盘 打赌 踩生人 跳丧 云珠 采采 哭嫁 绞虹节 银红 三场比试 私订终身 金盆映日 偷盐卤 退婚

目

录

261 257 247 246 231 222 218 268 206 192 182 176 165 157 154 149

-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
尾声 落水 皮影 仙人洞 客栈命案 黄虎 白衣女鬼 放火 陷害 东窗事发 瘟疫 无妄之灾 抗税 跳岩盐 城隍菩萨 另嫁



TUHUN

退婚

一艘载满货物的木船，行驶在波涛滚滚的长江上，苍黄的江水在它周围翻卷着浪花，气势恢弘地奔流着。两岸是高耸的悬崖峭壁，更显得这艘木船的渺小。风高浪急处，木船似乎几次都险些被浪吞没，但浪头一过，它又顽强地冒出头来。

这是艘厚板船，以坚韧的柏木制成，船板特别厚，左侧的船尾向右歪扭，故又名歪板船，俗称“歪屁股船”。这种特殊构造是为了适应川江航道的险恶，以抵抗浪的拍击，是川江上特有的一种船型。

仔细一看，木船不是自己在行驶，而是由岸上十几个光着上身的汉子在拉着走，这些人是专门以拉船为生的纤夫，个个有着被风吹日晒磨砺成的古铜色肌肤，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的光泽。

因为是集体劳动，木船不唱号子不能动，所以纤夫中有几个领头的，除了拉纤的纤头，还有唱号子的号头。这群纤夫中的号头名叫常福生，是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，此时他拉开嗓门唱道：

脚蹬石头手扒沙，八股索索肩上拉。
打霜落雪把雨下，一年四季滩上爬。
周身骨头累散架，爬岩跳坎眼睛花。

谁要稍稍松口气，老板打骂真凶煞。
船工终年如牛马，不够糊口难养家。

虽然歌词意思凄凉，但从他嘴里唱出来却没有一点悲伤的味道。他才二十岁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整天乐呵呵的不知愁。他在队伍中间领唱，前前后后的同伴都齐声应和，一群下力汉子雄壮的声音，和着江水的哗哗声，直冲向峡谷的顶端，在天地间回荡。

过了巫峡口，木船驶进大宁河。宁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，进入它就顿时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虽然它仍然有着一些险滩，但比起长江来就不算什么了，它的水质也和长江的截然不同，不再是浑浊的黄水，而是变得碧绿如玉。好像那河也像人一样，走着走着，褪去黄色的粗布衣，露出里面翠绿的纱衣来。

宁河的两岸，依然是崇山峻岭，却不再是刀砍斧削般光溜溜的峭壁，而是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，不时传来猿啼鸟鸣声。空气薄荷一样清新，被绿幽幽的河水映得绿玻璃似的明净。

一道飞瀑从江岸横穿江面，飞溅到对岸，船上的船工和纤夫们一起兴奋地吆喝起来。这是当地著名的景观“白龙过江”，是由于下过大雨后，岩溶地下水从山腰管状溶洞飞瀑而下，如珠帘长挂，形成“飞瀑峡中过，舟自瀑下行”的奇景。有时候还会形成彩虹，十分美丽。

常福生的心情很是舒畅，这不仅因为他看到了难得一见的奇景——“白龙过江”，还因为他终于当上了领唱川江号子的号头。他已经当纤夫四五年了，钟情于粗犷豪放的川江号子，专门拜师学艺，掌握了几十种不同的调子，创出了名气，许多船老板都来请他。当上号头，工钱要比一般纤夫高，他感到十分满足。

两岸一片青青翠竹，有些竹子弯下腰来，在风里优雅地飘拂，好像那竹子经受不起清绿的水的诱惑，要垂下头来喝一口这琼浆玉液似的。此时此景，让常福生禁不住又想喊一嗓子：

一根竹儿嫩悠悠，长在深山乱石头，
青枝绿叶大如斗，狂风吹来叶落沟。
有朝落到能手里，砍回家中把筋抽，

外面来把青皮打，里面又把节巴抠。
八股蔑绳来编就，拉起船儿走九州，
不带盐茶和米豆，不带金银度春秋。
南京好耍南京耍，北京好耍北京游，
南北二京都走过，好耍还是贵码头。

船进入宁河的一条支流后溪河，就要靠岸了。宁河是由东溪、西溪、后溪、马连溪四溪之水汇成的，所以后溪河也可以说是宁河的一个源头。

随着船的行驶，扑面而来的是一排临河悬空而建的吊脚楼，一串串的红灯笼点缀其间，和着酒铺饭馆的蓝布招牌在风中轻轻摇晃。这个古老的镇子叫宁河镇，因此处有一眼已经流淌了五千多年的盐泉，镇上的人多以制盐为生，盐业的繁荣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兴旺，饭店、茶馆、杂货铺、客栈、妓院、钱庄、戏楼等一应俱全。

镇子沿着狭长的山谷而建，逶迤十几里，生得有些奇特，街道全集中在北边，俗称半边街。街上房屋一边多为临河而建的吊脚楼，房屋一半在岸上，一半悬在空中靠几根木头撑着，每晚家家户户枕着水声入眠。另一边的房屋依山而建，由于地势狭小，只能在中间空出一条窄窄的街道来。而河的南边则全是熬盐的盐灶，有着“两溪渔火、万灶盐烟”的独特景观。

连接南北两崖的，是四座凌空横跨的铁索桥，桥面铁索上铺着木板，木板经风吹雨打有些朽了，空着大洞，可以清晰地看到脚下奔流的河水。虽然走起来摇摇晃晃，木板又破损了，但习以为常的人们走在上面神情自若，不以为忧。小孩子们飞快地从桥上跑过，把桥晃得像荡秋千，也并不畏惧。此处的地名就叫四道桥，是宁河镇最为繁华的一段。

宁河镇的姑娘长年浸润在青山绿水中，出了名的水灵，此时几个身着花布衣的姑娘正在河边洗衣裳，个个模样俏生生的，常福生见了，张嘴就唱：

二四八月天气长，情妹下河洗衣裳，
清水洗来米汤浆，情哥穿起好赶场。

众兄弟们跟着起哄，姑娘们撩起河水向他们泼来，嘻嘻哈哈地打闹着，快活的声音洒满河面。

盐业带来航运的发达，后溪河码头上挤满了运盐运煤运米的船只，岸上半边街上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河里商船云集，也挤得热热闹闹。常福生所拉的船在北岸停靠，船老板付了工钱，打发他们走人。有些船工不满船老板货到了都不请吃顿饭，在那里嘀咕，但管不管饭没有硬性规定，全看老板发不发善心。看来这次是没得吃了，船工们眼见无望，也就一哄而散，有的去喝茶听戏，有的去赌上一把，有的急急忙忙地去找相好的姑娘。

这件事没有影响常福生的好心情，他走过铁索桥，回到自己的小屋去。他早年丧父，十五岁时母亲又去世了，兄嫂接手了祖上传下的酱油作坊，本来凭手艺日子也能过得不错，哪知两人吸上大烟，酱油作坊就败掉了。母亲死后嫂嫂容不下他，他也受不了打骂和冷眼，小小年纪就离家当了船工。这间破败的小屋，是他分家时得到的唯一财产。

他盘算着买点酒再切二两猪头肉回去喝一杯，自己庆祝一下当上了号头。这世上虽然没了疼他的人，他自己也得高高兴兴活着不是。他正在卖熟食的小店挑选，一个邻居一把拉住他说：“福生，你还有心思吃呀，听说阿秀家来人去你兄嫂家退亲了，你还不回去看看！”

“啊，好端端的怎么会来退亲？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嗨，大家都是街坊邻居，我骗你干什么？你快去兄嫂家看看吧！”

常福生拔腿就往兄嫂家跑。这门亲还是母亲在世时替他定下的，女方家做点小生意，那时也算是门当户对。恐怕女方家现在是看他家的酱油作坊败了，兄嫂抽大烟是个无底洞，常生又当了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船工，就不愿再让女儿嫁过来了。

当地人认为最苦的职业有两种，一是当矿工，埋了没有死；二是当船工，死了没有埋。的确也是这样，船工最怕的就是半途生病，老板往往把人往岸边坡上一丢就不管了，自己开船走掉，因为不能让人死在船上，晦气。生病的船工只好躺在坡上，生死听天由命。而且，由于拉纤的船工整天弓着背在岸边岩石上爬呀爬，还被起了个不好听的外号叫“水爬虫”。

定亲的女孩子叫阿秀，比常福生小两岁，性格温柔，模样也十分秀丽，是和常福生从小一起玩的女伴，所以此时常福生听说对方要退亲，不由得急了。

一脚迈进兄嫂家，只见嫂嫂正在清点堆在桌上的东西，常福生瞅着那堆东西有点眼熟，愣了一下才想起是送出的聘礼。他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劈头问

道：“阿秀家来人退婚了？”

“是啊，没见聘礼都退回来了吗？”嫂嫂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你们怎么能没问过我就答应了呢！”

“父母不在了，长兄为大，我们怎么就不能替你做主？”

“你们早就把我赶出家门，几时管过我的死活？现在又这么说！”常福生想起少年时受的委屈，不由得眼圈都红了。

“哟，别说得那么难听，谁赶你了？那是分家分出去的！”

“我不跟你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那时候我年纪小，吃亏也认了。可现在我已经成人了，这件事得我自己做主。”

“人家要退婚我们有什么办法？你以为你不答应就可以让人家不退了？”嫂嫂轻蔑地瞟了他一眼，“瞧瞧你那样，落水鬼似的，谁愿意嫁你呀！”

常福生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样子：光着上身，湿透的裤子卷到膝盖以上，被泥沙糊得一塌糊涂，已经分辨不出原来的颜色。他手里捏着脱下来的上衣，因为拉纤会磨损衣物，所以纤夫们尽量少穿一些，有的地方要蹚水什么的，还会脱得光溜溜的，一来省裤子，二来也减少水的阻力。

他把手里拿着的衣服穿上，一边说：“那又怎么了，我靠卖力气吃饭，不丢人！”

“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养得活老婆孩子吗？我看啊，退婚倒是好事，免得害了人家姑娘。”

“那也得问问我的意思，不能你们说了算！”

“一个水爬虫，还想讨老婆，做梦去吧！”

这话一下子把常福生激怒了，做他们这行的，最忌讳人家骂他们是“水爬虫”。他一下子把桌上的东西扫到地上，指着嫂嫂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敢再说一遍！”

大哥闻声出来，拉住他劝道：“你看人家聘礼也退了，八字也退了，这门亲是挽不回来了，你就认了吧！以后要是合适的姑娘，大哥给你留意着。”

“我常福生讨不到老婆也算了，可你们不能这么轻贱我！再怎么着，我自己挣来自己吃，也比你们两个败家的大烟鬼强！”

大哥脸一沉：“福生呀，好言好语你不听，敢情你今天是来找我们麻烦的？”

有男人出来撑腰，嫂嫂叉着腰跳着脚骂道：“有能耐让人家姑娘嫁你呀！”

在这里骂女人算什么本事！”

“咱们早就不是一家人了，从今以后我的事不用你们管！”丢下这句话，常福生离开了兄嫂家。这个大门，他再也不想踏进来了。

常福生失魂落魄地走在热闹的半边街上，一天的好心情终于没了。一个扎着红头绳的姑娘从身边走过，辫梢俏皮地摆动着。他眼前浮现出阿秀娇羞秀美的样子，不由得心里一痛，心想不知将来谁有福气娶到这个好姑娘。

实际上，当船工的很少有人能娶妻生子，挣的那点钱自己都只能勉强糊口，更别提养家了。有老婆孩子的船工多半本来是农民，在农闲时出来拉拉纤挣几个钱。拉纤虽然别人瞧不起，但常福生喜欢唱号子，高兴时愁闷时都可以唱，也就不觉得这种日子苦了。

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乱走，不觉走到一家酒楼前。这家酒楼位于龙君庙旁边，名为观今酒楼，是镇上最好的酒楼，他还从来没有进去吃过饭呢。站在大门前，一阵阵酒香菜香飘出来，他的肚子顿时咕咕地叫了起来。

这一刹那，他突然作了一个决定：进去吃一顿！这个念头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，但今天他受了刺激，豁出去了！既然他常福生这辈子没讨老婆的命了，攒钱也没意思，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算了。何况说不定哪天他就会被卷进急流里葬身鱼腹，那时想到这辈子好歹还在观今酒楼奢侈过一回，也不算白活过了。

他抬腿进了门，一个店小二拦住他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“找谁？我谁也不找，我来吃饭的。”

店小二把他往外推：“走吧走吧，这不是你来的地方。”

“这里是饭店不是？既是饭店，任谁都可以来吃饭，是这个理不？”他推开店小二，径直走向一张空桌子。

“咱这里的菜贵，你吃得起吗？”店小二急忙来拉他，“瞧瞧你这一身又是泥又是水的，把地板都弄脏了，你往这里一坐，别的客人都不敢来了！”

他大怒，把刚领到的工钱掏出来啪地拍到桌子上，喝道：“我有钱！难道我的钱就不是钱了？今天要不让老子在这里吃饭，老子砸了你这店！”

酒楼老板听到吵闹，过来一看，皱起眉说：“他要吃让他吃好了，带他到角落的桌子去，别让他在这里闹，吵着客人。”

店小二应了，把他安排到最边上的桌子去，问他要吃什么。他张口就说：“来碗牛肉面，炒花生，打一斤白酒。”

“我们这里不卖面。”

“那有什么？”

“你自己看。”店小二丢给他厚厚的一本菜谱，幸灾乐祸地看着他，等着看他的笑话。

店小二没能如愿，常福生不同于一般的船工，他认得字。母亲在世时让他念了好几年私塾，要不是这样，他也不能记那么多的歌词，当上号子头。

但常福生看着菜谱，还是犯愣，那些字虽然认得，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他发了半天呆，挑了几个标价不太高的问店小二：“珍珠翡翠汤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就是青菜鱼丸子。”

“蚂蚁上树呢？”

“肉末粉丝。”

“绝代双娇呢？”

“青辣椒炒红辣椒。”

“熊掌豆腐真有熊掌？”

“没有，豆腐做成熊掌模样。”

“有红烧肉吗？”

“有茶树菇烧的。”

“那就是这几样吧。”

酒菜上来，常福生喝了一大口酒，看着面前装在精致瓷器里的四菜一汤，才觉得心里的一口闷气好点了。

他吃一口粉丝，心想这么细的粉，这么一点点肉渣渣，还不如船工打牙祭时的半斤肉二两宽粉吃得过瘾呢！他吃一口辣椒，心想这就叫绝代双娇？那我也能上顿抱着青娇，下顿拥着红娇；他吃一口熊掌豆腐，心想这酒楼的人真会自己哄自己，豆腐做成熊掌样子就是熊掌啦？那我吃豆腐时就可以想这是鸡鸭鱼肉，天上飞的风，海里游的龙；他喝一口青菜鱼丸汤，心想妈妈的，青菜也能叫翡翠？那老子不是顿顿都在吃翡翠？

还是红烧肉最实在最好吃，可惜一碗菜里肉太少，又切得太小，干绳子似的什么茶树菇太多。他不知道这个菜就贵在茶树菇上，那是山珍，比肉价值多了。

吃着菜喝着酒，常福生的心情渐渐好起来了。退婚就退婚，那么多的船

工兄弟不都没老婆吗，有什么不得了的。嫂嫂虽然刻薄，有句话还是说得有道理的，阿秀跟了自己注定要受苦，别害了人家姑娘……不知道将来阿秀找了婆家，还会不会记得自己呢？

嗨，记不记得又怎么样，日子还不是照样过，该吃饭就吃饭，该睡觉就睡觉，该干活就干活，该唱号子就唱号子！

想到号子，常福生心里豪气上涌，趁着酒劲，冲口吼道：

众家兄弟雄威振，拉过流水一身轻。
龙虎滩，不算滩，我们的力量大如天，
要将猛虎牙拔掉，要把龙角来扳弯！

雄壮的号子和着酒气，吼出了常福生心中的一腔憋闷，他觉得心里异常痛快，端起酒来又喝下一大口。

楼上包房里出来一个人，身着绿袍，折扇轻摇，长身玉立，气宇轩昂。他冲楼下喝道：“吵死了，谁在下面发酒疯？”

此人名叫沈玉林，是湖南的一个商人，常年往返于各省之间，把别处的布料、山货等运到宁河镇，再把宁河镇的盐销往各省。他是当地买盐的大客户，各个盐灶的老板都十分巴结他。

他的身边站着一个穿红裙的女子，是本地最大的妓院藏春楼的姑娘银红。显然两人正在包房里饮酒作乐，不防被常福生扰了兴致。

店小二忙点头哈腰地过去解释了几句。沈玉林不快地说：“原来是个水爬虫，怎么放这种粗人进来了？”

“是是，这就让他走人，让他走人。”店小二连声应道。

沈玉林正待转身回房间，常福生抓起桌上的一个青花碗向他掷去：“我最恨人家叫我水爬虫，有本事你下来咱俩比画比画！”

他喝得有点醉了，力气虽大，准头却不准，瓷碗撞到栏杆上，碎了，并没有砸到沈玉林。碎片落到大厅，下面吃饭的客人惊叫起来。

沈玉林也不躲避，不怒反笑：“好好，有骨气！这青花碗可是景德镇的货，比不得你平时吃饭的粗陋家伙，你要不怕赔钱你就再砸！”

酒醉的人经不起激，常福生抓起碗又想掷去。店小二忙上前拉住，劝道：“你也吃喝得差不多了，回去吧！你这样闹我们还怎么做生意，要是砸伤了客

人，不还得赔医药费吗！”

这边银红也挽着沈玉林说道：“沈老板何必和这些粗人一般见识，来，咱们再喝！”

常福生被两个店小二架着出了酒楼，冷风一吹酒意上涌，伏在河边吐了。这顿饭吃掉了他这次跑船的工钱，但又有什么要紧呢，他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人，家里无隔夜之粮，过一天是一天。

他跌跌撞撞地走回自己的小屋，那房子已破得到处都是窟窿，不用点灯月光就将它照得明晃晃的，要是下起雨来屋子里的东西就会全泡在水里。好在屋里也没什么东西，也就一张床罢了，勉强比睡在露天里强点而已。

夜很静，河里的流水声和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吠，只是使夜显得更静而已。和着汨汨的流水声，常福生睡了，睡得很沉，黑夜像巨大的被子一样，轻柔地覆盖了一切，覆盖着他。在梦里，他喃喃地叫着：“阿秀……秀……”然而侧耳倾听时，什么声音也没有了，只有无边无际的夜，无边无际地漫上来。



TOU YANLU

偷盐卤

太

阳升起来了，照着峡谷的上端，把它分成明暗的两部分。亮的地方是青翠的鲜嫩的绿，暗的地方是厚重的深沉的绿。还得有一会儿，阳光才会穿过峡谷，斜斜地照进这个沿河依山而建的古镇来，那时碧绿的河水，会在阳光照耀下闪烁着金色的波光，薄纱似的晨雾，会从萦绕的木楼间一缕轻烟般消失。

一大早盐工蒲文忠就和父亲蒲临川出了门，他去盐灶熬盐，父亲去坡上看看种的几棵玉米。蒲文忠对父亲说：“爹，我现在当了盐工，可以养家了，您年纪大了也该歇歇，不要去种什么玉米了。那个破地，费半天力也不怎么长庄稼。”

“我这把老骨头，动惯了闲下来怕要生病。在坡上转转，我心里也舒坦。”蒲临川乐呵呵地说。

峡谷里少有平地，土质又贫瘠，耕种的人不多，一般只是在房前屋后种点瓜菜自己吃吃就算了。当地人多半当盐工或船工，或是成为手艺人，编织装盐的袋子、竹筐，当木匠造船什么的。要不就经商，本钱大的开饭店、茶楼、客栈，本钱小的开个小铺摆个小摊，外省来买盐的人多，也不愁没生意。就算没本钱，也可用扁担、竹篓背盐去外省卖，虽然被蔑称为“背老二”、“盐背子”，但还是能挣口饭吃的。河里一排排的船，除

了运盐运煤,最多的就是运粮,只要有钱,还怕买不到粮吃?

不过,熬盐是重体力活,只有年轻力壮的男子才能当盐工,年纪小的和年老的盐老板都不会要,所以有句话说:两头无人要,中间有一俏。

其实,蒲临川还有个心思没对儿子说,他喜欢在坡上转悠,是想为自己找块合适的坟地。上了年纪的人,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后事,他要找块中意的地,以后躺在那里心里才舒坦。他还看中了一棵大树,盘算着什么时候让做木匠的夏子谦来打副棺材,每年漆它几遍,到时候保准人人都夸是副好棺材。这样一想,他心里挺美的。

蒲文忠心里,盘算的又是另一件事:他想当熬盐的灶头。此地制盐多用烧垆法,需要照火工、踩炭工、扯水工、帮垆工、炕盐工等,踩炭和扯水算打杂,帮垆算技工,盐质的好坏由帮垆决定,帮垆不好盐就是稀的,老板就会换人。照火也需要一定技术,要掌握火候,加煤多了浪费,加少了不够。所有的人分成两批,十二小时一个对班,盐灶二十四小时都不停火。

灶头一般由技术最好的盐工担当,手下要管十二个人,工钱是其他盐工的两倍。而且,其他盐工只能在一家老板的灶干活,灶头却允许兼职,可以去别的灶指导。当上灶头,不仅挣钱多,还有一定的地位,老板对技术好的灶头很客气。

现在蒲文忠是扯水工,最低级的小工。他知道要想当灶头,得什么都会做才行,可是他一直当扯水工,没有办法换工种。因为老板不喜欢用生手,所以很多人照火就照一辈子,炕盐就炕一辈子。难道自己,也要扯一辈子水吗?

他想到这里,不由得闷闷不乐起来了。蒲临川看在眼里,问道:“儿啊,有什么想不开的事?”

“爹,我想当灶头。可是我说出来,其他盐工都笑我,灶头的脸色也很难看。”

“就这事把你愁的?”蒲临川瞅着儿子说,“灶头先得是一个好盐工,想当灶头就是想做一个好盐工,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?现在的灶头他得老吧?总得有新的人来当嘛!”

“灶头要技术全面,可我想去干别的工种也不行,要是只能一辈子当扯水工,怎么能当上灶头呢!”

“人家不让你干别的,你偷偷在旁边看着不也能学会吗?俗话说,世上